

清代林爽文事件中的臺灣原住民

何孟侯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提 要

林爽文事件是臺灣在清朝統領期間所發生規模最大的一次民變，起事者分南、北兩路擴展，範圍遍及臺灣西半部的新竹、苗栗、臺中、彰化、南投、雲林、嘉義、臺南、高雄、屏東等地區，在南臺灣的起事部眾甚有蔓延入東臺灣之勢；整起事件幾乎波及全臺，又耗費年餘始得弭平，可謂為當時震動朝廷的大事，不但屢屢派遣重臣抵臺督師，又調各省精兵馳援，就連皇帝亦親自在京城裡對戰事下指導棋，於今從清代官方流傳下來的檔案仍可檢得關於此一事件完整的記載。就以往所認知，林爽文事件即為臺灣地區閩、粵移來漢民與清朝統治者間的衝突，在其中鮮少提及本地的原住民族群，本文特就事件中與臺灣原住民相關的部分析出並加探究，主要以原住民族群在林爽文事件中面對外來勢力的取向與歷史定位，以及清廷站在統治者角度，於事件過程中與臺灣原住民各族群間的互動及認知等面向，藉由史料的縷析、鋪陳與探討，以呈現這段可貴的史實。

關鍵詞：清代、林爽文事件、臺灣原住民、生番、熟番、平定臺灣戰圖、乾隆

一、前言

清乾隆五十一年底至五十三年間（1786-1788），臺灣發生的林爽文事件，讓正值盛世的大清帝國也耗費將近一年又三個月餘，才平定這場就清廷而言發生在邊疆的亂事。回顧這段歷史，我們可以看出，這個事件對於臺灣往後的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事平之後，朝廷積極整頓吏治，革除以往臺地官員諸多積弊，又留重臣福康安等在臺經理各項善後事宜，然而在整個過程中，有許多段落都與臺灣原住民有所牽涉，這些涉及臺灣原住民的部分便是本文研撰旨趣所在。

在關於清朝治臺的時空背景方面，接續明鄭（1661-1683）之後，臺灣從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開始，到光緒二十一年（1895）因中日甲午戰爭失敗簽訂馬關條約將臺灣割讓日本為止，計有二百一十二年的時間，主權是歸屬於大清帝國的。清代前期，臺灣發生的較大規模民變有康熙六十年（1721）朱一貴事件、乾隆五十一年（1786）林爽文事件，加上一直以來臺灣各地的「三年一小叛，五年一大亂」，讓清廷對臺的治理多半採防弊重於興利的治理態度，同樣的，對臺灣東部的封山隔離政策，亦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形成，阻絕了西部漢人移民東來墾殖的發展，如此禁令一直延續到光緒初年才解除。是以清廷在光緒朝之前，對於原住民的治理是採綏撫與隔離的消極做法，以政策、物資或榮銜等等誘使原住民自願歸順納貢為多，採強勢武力介入者較少，直至同光年間「牡丹社事件」後，恐外國勢力覬覦東臺領土，其中尤以日本為甚，在當時辦理臺灣等處海防兼理各國事務大臣沈葆楨的主導下進行「開山撫番」，對於原住民的統治也才轉趨積極，以求立竿見影、鞏固主權。

承前所述，清朝治臺期間所發生的眾多民變中，就屬林爽文事件規模最大、影響亦最深。¹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藏有一套《平定臺灣戰圖》銅版畫便是為記錄乾隆皇帝晚年平定林爽文事件而做，此圖全套共十二幅，包括：諸羅解圍圖、大埔林之戰圖、攻克斗六門圖、大里杙之戰圖、集集埔之戰圖、小半天攻勦圖、生擒林爽文圖、大武壠之戰圖、枋寮之戰圖、生擒莊大田圖、福康安進抵廈門圖、賜宴凱旋諸將圖等，圖幅描繪的範圍遍及今之臺灣西半部的新竹、苗栗、臺中、彰化、南投、雲林、嘉義、臺南、高雄、屏東等地區，在南臺灣的部份幾乎有蔓入臺灣東部之勢；當時因此一事件殉職或遇害的臺地要員計有彰化縣知縣俞峻、

1 許文雄，〈林爽文事件和臺灣歷史發展〉，頁 95-150。

理番同知長庚、鳳山縣知縣湯大奎、署理番同知王雋、臺灣府知府孫景燧、臺防同知劉亨基、原任臺灣縣知縣程峻、署諸羅縣事原任臺防同知董啟埏、署諸羅縣唐鑑等等，²可見事態之嚴重，也因此震動清廷，而有乾隆五十二年六月，皇帝親授方略，同年十一月命戰功彪炳時任陝甘總督的福康安為平臺將軍、海蘭察為參贊大臣，率領百名巴圖魯及各省精兵近萬人來臺援救，在大軍壓境與用兵得宜的情況下，隔年一月便逮捕起事首謀林爽文，又經過月餘在南臺灣的恆春緝捕到共謀莊大田，從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林爽文起事到五十三年初亂事弭平共計一年又三個月。

從清代官方檔案來看，乾隆五十三年（1788）平定林爽文事件應是該年上從皇帝、朝臣，下至各省參與平亂官弁視之為最重要的國家大事；乾隆皇帝這年已七十八歲高齡，基於主客觀思考，他都希望將此戰事的成功認定為其當政期間最值得被歌頌的記錄之一，藉此增添璀璨王朝在武功上的註腳，乾隆皇帝在其御題〈剿滅臺灣逆賊生擒林爽文紀事語〉詳細分析了自己幕後運籌帷幄、洞燭機先之種種才是此番大捷的主因；³凡事皆喜與祖父康熙皇帝並論的乾隆皇帝，在這件事上也沒忘記要拿來跟祖父做比較，於御製〈福康安奏報生擒莊大田紀事語〉提到：「更查康熙六十年四月，朱一貴於臺灣起事，提督施世驃、總兵藍廷珍於五月由澎湖進兵，至六月收復臺灣府城，計閱七日；於閏六月始擒獲朱一貴，計閱一月餘。至雍正元年四月，而餘黨悉剿盡。自朱一貴起事至臺灣全郡平定，始末閱兩年。茲林爽文於五十一年十一月起事，其黃仕簡等前後誤事經一年；福康安等於上年十一月由鹿仔港始進兵，其間解諸羅縣之圍、克斗六門、攻破大里杙賊巢，至本年正月獲林爽文，計閱四十二日。繼獲莊大田，計閱三十二日。自林爽文起事至臺灣全郡平定，始末共閱一年三月；是較之藍廷珍等成功更為迅速矣。」⁴又在〈平定臺灣功臣像贊序〉自況「夫用兵豈易事哉！昔漢光武有云：『每一發兵，頭鬢為白』。況予古稀望八之年，鬢鬢早半白；而拓土開疆過光武遠甚，更有何冀而為佳兵之舉！」，⁵從這些敘述可以看到乾隆皇帝的欣喜、得意是溢於言表的。更在乾隆五十七年寫下的〈十全記〉中列出自己一生的十全武功：「十功者，平準噶爾為二，定回部為一，掃金川為二，靖臺灣為一，降緬甸、安南各一，即今兩次受廓爾

2 原載於《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1300。引自《清實錄》第 25 冊，頁 479。

3 原載於《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1300。引自《清實錄》第 25 冊，頁 484。

4 原載於《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1300。引自《清實錄》第 25 冊，頁 487。另參乾隆五十三年三月十一日文華殿大學士和坤等奏〈為奏朱一貴林爽文兩案時間對比事〉。參見《明清臺灣檔案彙編》，第參輯第 35 冊，頁 206-207。

5 原載於《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1300。引自《清實錄》第 25 冊，頁 488。

喀降，合爲十」，其中的靖臺灣便是指平定林爽文事件。

蔓延全臺的亂事平定，龍心大悅，對於有功人員的封賞必然相當優厚，主帥福康安、海蘭察二人晉封公爵，賞賜寶石帽頂、四圍龍掛、四開氣袍、紫韁、珊瑚朝珠各一盤……等等，福康安另再加賞金黃腰帶，就連稍微沾邊的乾隆朝寵臣和珅也得以加官受賞，他在平定林爽文事件中的功勞是「……始終承旨書諭，於一切清、漢事件鉅細無遺，懋著勤勞，自應特加優賞」。⁶

除了朝廷臣工的論功行賞外，尚有一端爲緝獲林爽文及莊大田二首謀的關鍵角色，那就是世居臺灣的原住民；當時朝廷採取招撫原住民的戰略，致全臺番社幾乎都爲清軍所動員，並於各地協助緝拿林爽文等朝廷要犯，接著下來將就當時臺灣原住民在林爽文事件中的角色、協同清軍平亂的情節及官方藉臺灣原住民之力征討林爽文的種種因素，以及清朝統治者在此一事件前後對臺灣原住民認知的轉變做進一步的分析、討論。

二、臺灣原住民在林爽文事件中的角色

在主題探討之前，將先就臺灣原住民族的界定做一簡要說明。現今所認定的臺灣原住民顯然與清代檔案中的「番人」有所不同，尤其是當時稱爲「熟番」者，⁷於今幾乎已被漢化而未列爲臺灣原住民。回顧歷史，其中轉變的關鍵點是在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即日人治臺中期，⁸在此之後遍居全臺各地，現今統稱爲平埔族或清代認定之「熟番」已不在日人認定的「蕃人」之列；然而，本文所指的臺灣原住民則是要重溯自清代前期，就當時的認知來看，應包含那時候所稱「生番」、「熟番」等皆爲臺灣的原住民族；清時所謂「熟番」大抵指居於西部平原與近山地帶的平埔原住民族，凡符合遵從教化、服事徭役、輸納番課三條件者爲熟番，而「生

6 原載於《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1298。引自《清實錄》第25冊，頁442。

7 清代的熟番是指漢化較深之「番人」，凡符合遵從教化、服事徭役、輸納番課三條件者才是熟番，須編查「番戶」，列入編氓之列。當時熟番當然就是後來的平埔族，可是生、熟番的區分不依血緣，而依據漢化的深淺，是故，我們將時間回溯，則清代熟番的範疇必較後來的平埔族爲小，後來的平埔族並不必然就是清代的熟番。詳參潘英，《臺灣平埔族史》，頁15-27。

8 在1911年日本臺灣總督府刊布英文版《理蕃概要》(Report on the Control of the Aborigines in Formosa)文件中認定臺灣「生蕃」包括：1. Taiyal (泰雅)、2. Saisett (賽夏)、3. Ami (阿美)、4. Bunun (布農)、5. Tsou (時譯爲曹族，即今所稱之鄒族)、6. Piyuma (普攸瑪—即卑南族)、7. Tsarisen (澤利先—即魯凱族)、8. Paiwan (排灣)、9. Yami (雅美)等九族。引自臺灣省政府山胞行政局委託政大民族所唐屹主持，《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山胞」族稱正名報告》，頁52。

番」則為居於界外深山未歸化官方的原住民各族。

接下來即以清時所認定的臺灣原住民為主軸進行討論，並分就：（一）前線主帥的戰略；（二）皇帝在京的疑慮；（三）原住民確立奇功；（四）清軍藉臺灣原住民助勦之因等，來分析林爽文事件中臺灣原住民的角色。

（一）前線主帥的戰略

從林爽文起事初期，清廷鎮臺官員即整編官民及熟番進勦起事群眾，並且透過番社通事聯繫內山各社生番頭目⁹與官方合作圍堵；再至欽命大將軍福康安等率精兵抵臺督戰之際，亦採納本地官員所議，以「立重賞、示軍威」為督師策略，以期內山生番能協助搜捕逃入山區的林爽文、莊大田等起事者。

從事件開端雙方攻伐的過程中，即屢見有原住民受徵召加入官軍對抗林軍的情況，如在乾隆五十一年底諸羅城陷後，時任海防同知的楊廷理為鞏衛府城，遂率募僚招募義民並徵調熟番以為守備，在所留〈東瀛紀事〉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初六日錄有：「手執大書招募義民黃旗，三日中得八千人，復至海口招得一千人，並調用熟番一千人」，¹⁰而後這些民番合流的民兵便在內陸援軍未至之前成為固守府城重要的力量。清廷援軍抵臺後，乾隆五十二年正月二十七日，在臺督軍的革職留任福建陸路提督任承恩於〈奏報進剿賊匪情形摺〉中亦提到：「密諭番社總通事潘明慈¹¹等通知內山生番頭目，懸立重賞，令其一體截拏，預防遁匿……」。¹²到了中期，官方鎮壓的兵力大半仍是仰賴內附朝廷的熟番，乾隆五十二年八月初八日，奉命支援的兩廣總督孫士毅奏報在臺灣中部攻剿林爽文家鄉大里杙戰況時提到：「查徐鼎士及守備潘國材等兵一千八百餘名已移駐大甲，又有食糧義勇三千名并岸社義民熟番共四千名，今又奉旨增派官兵一千即由五虎門前往，正可壯軍聲，而作士氣。」¹³其中所指岸社義民熟番即為當時居於大甲溪北岸與大安溪之間岸裡社的拍宰海族（Pazzehe）原住民，¹⁴同年十月十九日，閩浙總督李侍堯上奏戰況亦有：「岸

9 番頭目乃是據中國本土邊疆地區設置土司之辦法，於各番社置土官，令司約束，又稱土目或頭目。

10 楊廷理，〈東瀛紀事〉，收錄於《明清臺灣檔案彙編》，第參輯第40冊，頁37-62。

11 潘明慈為岸裡社第五任通事，亦為岸裡拍宰海族（Pazzehe）潘家之後，其任期自乾隆四十七年（1782）至五十二年（1787）。

12 《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九）》，頁78。

13 《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九）》，頁396。

14 拍宰海族（Pazzehe）因漢化之故，於今被統稱為平埔族。清時，岸裡社與官方的接觸始於

裡社熟番，素不從賊，八月十六、十九等日有賊來擾，俱被該番等殺退，吳元琪已遣人傳諭該社貢生潘士興、張鳳華等聯絡生番，斷賊走入內山之路，則將來賊匪竄逸亦有生熟番把截，不致免脫。」¹⁵待到福康安銜命率巴圖魯精兵抵臺平亂階段，面對前線戰事，在通盤了解地方情勢後，仍然採取結合原住民勢力攻剿林爽文等起事會眾的戰略，福康安等人在乾隆五十二年十一月連續數道奏報戰況的摺子中都提及這樣的情節，十一月初五日奏道：「臣福康安飛傳徐夢麟到營面加詢問，該丞所稟情形極為明晰，觀其遇事亦頗勇往，而於曉諭生番等事尤所諳悉，……令徐夢麟差熟悉番情之廳役王松及岸裡番社貢生張鳳華、紀阿林等曉諭內山一帶生番堵截逸匪，並令設法至水沙連各社購以重賞，不許與逆黨勾通。」¹⁶十一月二十五日奏道：「內山生番隘口前令徐夢麟諭知屋鰲等社把守要隘，茲據該社頭人雅惟斯、畢岱等來營謁見，臣已面加慰諭賞賚，即令前往大里杙東北內山搜拏逸匪，惟水沙連等社生番在大里杙東南，向未與外社相通，現已尋覓熟諳番情之人前往曉諭，加以重賞，令其一體堵截。」¹⁷十一月二十七日又奏：「同知徐夢麟原在淡水一帶同副將徐鼎士堵禦賊匪，徐鼎士本屬中材，從前夾攻賊巢之策即係該丞籌畫，……且能熟悉番情，派令曉諭岸裡、屋鰲等社生熟番眾搜捕逸匪，辦理均能妥協，……臣已令徐夢麟帶用花翎，以示鼓勵，且使番人瞻視呼應更靈。」¹⁸同一天，福康安在下面這道奏摺中敘述在這關鍵時刻，他將藉山區未歸化原住民之力圍剿、搜捕林爽文的戰略，奏摺中提到：「內山生番素不與外社相通，惟番社通事間往交易，林爽文滋事之初，即預為逃竄地步，勾結生番往來稔熟，官兵進逼賊巢一經敗竄即入內山；臣已選派官兵於進山隘口分投搜捕，並諭知屋鰲等十八社生番協同堵截，其水沙連至大里杙山後一帶生番從未歸化，¹⁹林爽文必在該處潛藏，冀延殘喘。當此大

康熙三十八年（1699），清廷以新港等社及岸裡社征討吞霄社，此後岸裡社即常奉召助討民變及「番亂」，如：康熙六十一年（1722）協助平朱一貴之亂，雍正九年（1731）協助破阿朥社等，此役協助清軍平林爽文事亦得軍功。參見潘英，《臺灣平埔族史》，頁125。又自雍正朝以降，因平亂有功，屢獲皇帝賞賜，並對該社頭目封官受信，至乾隆三十五年（1770）總頭目潘敦仔蒙乾隆皇帝之召，賜授「大由仁」，並賞水晶、花瓶、玉碗、瑪瑙等賜物。總之，岸裡社群自乾隆二十三年（1758）接受雞髮改姓，至敦仔死後，其子孫代代猶效忠清廷，林爽文事件中敦仔次子潘士興及通事潘明慈協助清軍，後皆因功賞六品銜而盛極一時。參見洪麗完，《臺灣中部平埔族：沙轆社與岸裡大社之研究》，頁72-83。

15 《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九）》，頁643。

16 《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九）》，頁700-701。

17 《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十）》，頁45-46。

18 《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十）》，頁51。

19 完成於乾隆四十三年（1778）八月的《皇清職貢圖》，在卷2錄有「水沙連及巴老遠、沙里興等三十六社，俱於康熙、雍正（1662-1735）年間先後歸化。……歲輸穀十五石三斗、皮稅四兩三錢。」見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輯，《清職貢圖選》，頁52。顯見此所指未歸化原住民應在

兵屢捷之後，非不可直入番界懾以兵威，但內山路徑崎嶇，林深箐密，向來人跡不到，軍行糧運跋涉維艱，與山外地方可以長驅深入者，情形實有不同，……今賊巢已傾，惟首惡遁往番社，若不探明賊蹤所至，仍前冒險輕進，轉恐構釁生番，海捕終難弋獲，欲速反遲，於事殊多未便，……臣現已尋覓熟諳番情通事前往剴切曉諭各社，該生番雖係化外之人，諭以利害，購以重賞，即可供我驅遣，如此四面佈置，官兵番社協力搜拏，林爽文所往皆窮，斷不能遠颺漏網。」²⁰ 從這裡可看出，清軍亟欲聯結原住民幫同作戰，確有諸多不得不然的因素。臺灣的山脈、氣候與中國大陸差異極大，從內陸調派來臺的官兵對此之適應與掌握必然是一大挑戰，特別是進入山區追擊四處逃竄的林爽文部眾，對官軍而言更是不利；反觀林爽文等本地起事者，上述種種反倒皆成了他們的優勢，也因此在前線督戰的將領對於官軍深入山區搜捕之策多所保留，然而在「地利」上已為林爽文方面取得，加之其早有竄入山區逃亡預謀，倘若「人和」的優勢再為林爽文等掌握，則後果恐更難收拾。

事實上，從督戰將領的奏報內容可知，林爽文等人自始即有策動本地原住民參與起事的打算，如乾隆五十二年正月十四日，福建陸路提督任承恩在〈奏報統領官兵已抵臺灣鹿港即發兵勦燬賊庄擒殺賊夥事摺〉中敘述當時在中臺灣的局勢便提及：「賊目陳泮、吳領等仍復擁眾，現踞彰屬東南山之虎仔坑、萬丹城一帶地方，勾結內山生番逐日出擾四處村庄，焚燒擄掠」，²¹ 可見起事初期在林爽文陣營中確有中臺灣山區未歸化原住民的加入。²² 到了事件中期，林爽文亦曾打算藉未歸化原住民不明情勢的弱點來蒙騙其對抗清軍，據福建水師提督藍元枚〈為奏曉諭各社番民事摺〉所述：「七月二十八日，……據眾番告稱，先前係林爽文叫人來說，大里杙山邊俱是大員，鹿港海邊俱是賊，是以叫我去殺賊。今知鹿港是官員，大里杙是賊，自然要殺賊。」然此計仍為官方透過深得生番信服之人，如岸里社熟番通事潘

水沙連及巴老遠、沙里興等 36 社之外，尚未與官方往來者。當時在水沙連區域邊緣之內山生界的族群有包括北港（於水沙連區域北緣）的泰雅族各社，中港（於水沙連區域中段）之布農族各社，及南港（於水沙連區域南緣）的布農族及鄒族各社。參簡史朗、曾品滄主編，《水沙連埔社古文書選輯》，頁 11-27。

20 《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十）》，頁 54-55。

21 《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九）》，頁 53。

22 據乾隆五十二年八月十七日〈參贊藍元枚等復奏查詢任承恩所供打仗情形摺〉、〈諭留京辦事大臣等提訊任承恩何以捏詞誑供〉中所錄，任承恩與副將普吉保在虎仔坑打仗一節，實為虛捏之事。經查虎仔坑離鹿港 50 餘里，係陳泮賊巢，其附近一帶村庄，俱是賊匪屯踞，兼之山路險峻，任承恩並未帶兵親往打仗。然就任承恩於〈奏報統領官兵已抵臺灣鹿港即發兵勦燬賊庄擒殺賊夥事〉摺中所奏賊目陳泮、吳領等勾結內山生番是否屬實，於審訊內容中並未提及，故於此仍採用其所奏情報。參見《天地會》，第 3 冊，頁 201-203。

明慈、粵籍義民張華鳳等前往溝通、給予賞物後化解。²³

進入事件的中後期，福康安率領大軍壓境攻破林爽文大本營大里杙後，林爽文方面開始居於劣勢，在隨之而來一連串的退守、逃亡計畫中林爽文亦曾尋求原住民的協助，前所引福康安在乾隆五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奏為據實密陳辦理追捕首惡情形摺〉中即獲悉林爽文早先即曾預謀若其大本營大里杙被攻破，便將逃入東南方之水沙連內山番社，²⁴ 在這計畫中林爽文所仰賴的關鍵人物即為與此地未歸化原住民相熟的杜敷、陳泮二員，²⁵ 其中水沙連通事杜敷本身就是番社的社丁，²⁶ 加入天地會²⁷ 後即曾勾結生番一千多人，約定林爽文若逃往內山時，可以在水沙連番社躲避。又據乾隆五十三年三月十五日林爽文之父林勸供詞：「官兵來攻大里杙，林爽文叫通事杜敷送我們到水里社地方藏匿，與我兒子素來交好，我們信他不疑，及至被官兵挈獲之後，方知就是杜敷送的信。」²⁸ 種種跡象顯示，結合山區未歸化原住民的力量，本即為林爽文起事規劃中的一環。同樣的，在南路莊大田陣營中亦可見有原住民的投入，其中主要者如鳳山縣上淡水（今屏東縣萬丹鄉境）社番金娘，其為原住民巫師，又傳聞法術靈驗而受莊大田的重用，亦曾被林爽文冊封「一品夫人」，金娘等原住民婦女於南路陣營中扮演軍師角色，不但曾帶兵攻打郡城臺南，更以符咒法術引領起事者作戰，在這場民變中也發揮了很大的作用。²⁹ 可見得，清廷與林爽文兩方人馬極欲爭取臺灣原住民勢力加入的多方用心，尤其到了戰事中後期，爭取山區未歸化原住民的協力儼然是成敗之關鍵。

此外，乾隆五十二年底福康安來臺之初，其幕僚郭廷筠曾獻〈上福中堂平勦臺匪節略〉也主張借重臺地義民之力，其謂：「至義民之與營兵，二而一亦一而二者也。古者寓兵於農，法已久廢矣。一旦地方有警，而民間好義之士，仗戈持竿，為國家出力，與營兵分頭勦賊，其人地諳熟，且出於義憤，其被賊之擾害者，又視賊

23 參乾隆五十二年九月五日福建水師提督藍元枚〈為奏曉諭各社番民事〉，載於《明清臺灣檔案彙編》，第參輯第32冊，頁509-510。

24 《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十）》，頁54。

25 《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十）》，頁63。

26 《平臺紀事本末》，頁60。

27 林爽文起事在性質上是以天地會黨為基礎的反滿革命運動，但在運動形式上則是大規模有組織的分類械鬥。詳參莊吉發著，《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頁183-200。

28 《明清臺灣檔案彙編》，第參輯第35冊，頁269。

29 莊吉發，《清史論集（十五）》，頁306-309。許文雄，〈林爽文事件和臺灣歷史發展〉，頁123。楊廷理，〈東瀛紀事〉，頁48-49。

如仇，不待鼓舞，奮勇爭先。此非用兵者之腹心干城乎？」³⁰ 如此主張，想必對福康安之用兵會有相當的影響；而在此一事件的前後過程中，義民不但自發性的整編民兵為官軍效力，亦居間聯繫官方與內山未歸化原住民，致使當時全臺生番皆願為清廷出力，戰事的成敗臺地義民實亦扮演著關鍵角色。³¹

（二）皇帝在京的疑慮

然而，遠在紫禁城中的乾隆皇帝與戰事前線的福康安在用兵策略上，看法明顯有所不同；來臺用兵不及一個月，連下數城的主帥福康安於此顧忌官軍對於臺灣山區狀況不明，冒然入山追擊反倒不利，又唯恐侵擾到尚未歸化的原住民領域而徒增事端，遂採懷柔之策勸誘生界外原住民與官方合作；但乾隆皇帝對此作法卻不以為然，有鑒於林爽文變亂發生年餘，在臺官員因循畏難，導致一發不可收拾局面，在此關鍵時刻乾隆皇帝主張乘勝追擊、速戰速決，同時他對於仰賴尚未歸化朝廷的原住民幫同作戰亦多所保留，在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1788年1月22日）《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中載有：「如果逃入內山，³² 該處俱係生番居住，若番眾等畏其逼處，竟將賊首擒獻，固屬甚善；即或容其潛匿，不肯獻出，亦可趁官兵全盛之勢，直入內山，分兵搜捕，即將助逆生番一併剿戮，亦非難事，福康安等務須迅速搜捕，將賊首設法生擒，勿令久匿稽誅為要。」³³ 另在乾隆五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1788年1月4日）福康安奏陳擬藉生番搜挐要犯之策，原摺亦奉御批：「所見雖是，究覺過於持重，如此兵威，當及鋒而用勉之，何慮生番耶！」³⁴ 由此便可看出君臣間對於攻剿戰略的相持。

對於官軍端賴生番堵截逃逸深山的林爽文等人，乾隆皇帝存有的諸多疑慮並非空穴來風；乾隆三十三至三十四年（1768-1769）間同樣發生在臺灣中部的民變黃教事件，即因在臺官員督師不利，致事態遲無進展，其時皇帝並未否定藉由生番做為防線的策略，乾隆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的《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中記載：「臺地與生番壤接，平時尚當懾以聲威；至賊匪竄入其境，何難一面諭令

30 《道光福建通志臺灣府（一）》，頁317-319。

31 臺地義民於林爽文事件中的角色，詳參莊吉發，〈鄉土情·義民心——清代臺灣義民的社會地位與作用〉，頁263-293。

32 係指林爽文及其所率部眾。

33 原載於《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1294。引自《清實錄》第25冊，頁378。

34 《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十）》，頁54。

擒獻、一面統兵直入，曉以『剿緝內地逸匪，並不滋擾番地』，方為正理。乃因番境相隔，即生退阻；設使生番稍有不靖，竟將置之不辦乎？」³⁵ 從中可看出皇帝要求在臺官員應有積極作為，然而對於原住民的故有領域仍持相對尊重態度，只是此一小規模的民變竟未如預期得迅速剿平，導致皇帝對此一策略的質疑。近半年後，到了乾隆三十四年四月初一日在《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中呈現出乾隆皇帝對在臺督師官員藉番境種種而任起事之欽犯逃逸的不滿：「至賊酋匿跡山林，雖近番界；但聞生番從不留外人，即熟番亦不敢輕至其地，黃教又何能闖入生番境內？看來賊眾只在生、熟諸番夾界間藏躲，果能急躡嚴拏，自更無從喙走；皆由文武各員散漫因循、耽延時日，致兇渠久稽顯戮，尙復成何事體！總之，黃教一日不獲，此案一日不了。」³⁶ 除了這些過往的事蹟外，於搜捕期間亦有情報顯示，林爽文早已勾結水沙連內山生番以謀求藏匿，這讓在京的乾隆皇帝幾乎喪失結合深山未歸化原住民追拿林爽文的信心，其間甚有謂：「現據任承恩奏，賊人勾結內山生番日出滋擾；……現在兵力既盛，亦不難將所結之生番等一併剿辦。上年戕害同知潘凱一案，即係生番滋事；倘能趁此剪除，將來內山等處俱成熟番，不更一勞永逸乎！」³⁷ 較之先前不侵擾原住民領域的做法，顯然有相當的轉變。

或因「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的用兵原則，雖然乾隆皇帝強烈主張單憑官方兵力深入內山蕩平林爽文勢力即可成事，但在臺指揮督戰的福康安仍然採取持重用兵戰略，官兵並未涉險入山追捕，而藉曉諭、重賞得山區原住民襄助堵截；同樣在南臺灣追捕莊大田之官兵亦採此一策略，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初二日（1788年1月9日）福康安奏：「臺灣縣知縣王露稟報，生員劉宗榮熟諳中路番情，遣令曉諭生番堵截逸匪，旋經義民李光藝帶同來營，臣面加詢問大武壠山後即係內攸八社生番，俱與劉宗榮稔熟，派往曉諭自可得力，……莊大田所住之大武壠地方，逼近內山，不可不預防竄逸，臣已遣王惟清前往鳳山曉諭村民，並令劉宗榮即赴內攸番社堵截莊大田入山之路，不使遠颺漏網。」³⁸ 乾隆皇帝御批：「好，知道了」。

遲遲未能將首謀林爽文緝捕到案，在京的乾隆皇帝彷彿渡日如年般心焦，前線督戰的將領亦承受莫大的壓力；乾隆五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1788年1月2

35 原載於《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823。引自《清實錄》第 18 冊，頁 74。

36 原載於《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832。引自《清實錄》第 19 冊，頁 90。

37 出自乾隆五十二年二月十三日《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1274。引自《清實錄》第 25 冊，頁 56。

38 《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十）》，頁 61。

日），官方軍隊大破林爽文故鄉大里杙（今臺中縣大里市），擄獲林爽文家眷及部眾多人，但林爽文卻帶著餘部逃入中部山區，一旦進入山區，一方面因其早有預謀逃竄路線致追剿益加困難，一方面從內陸調渡來臺官兵人地生疏而讓情勢更顯不利，此時領軍的福康安等採用的多是本地義民、熟番及內山生番於山區串聯堵截，又再加上乾隆皇帝並不認同這樣的戰略，讓此階段的情勢顯得吃緊且凝重；在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福康安等〈奏為攻勦小半天賊匪籌辦圍截賊首情形摺〉³⁹中敘述林爽文部眾二千餘人聚守小半天山頂（約今之南投縣鹿谷山區），而林爽文逃入埔里番社一帶藏匿，除福康安、海蘭察、普爾普等主將兵分三路進入山區夾擊林爽文部眾在小半天山頂的聚點外，並從義民、生番頭目處探得林爽文蹤跡，同時徵召蠻蠻社、興武郡社、鶴骨社、木格社、致霧社、內外眉社等生番於埔裡東南沿溪堵截，而在埔裡東北為防林爽文等向北竄逃，又令北路理番同知徐鼎士、徐夢麟等帶領屋鰲等社生番、岸裡社熟番進至內山、蛤仔欄等處堵截，西北面於內木柵山則由普爾普等帶領官兵堵截，如此彷彿天羅地網般面面包抄，務使林爽文逃無可逃；在這張面面包抄的天羅地網中，其實有大半依靠的是山區未內附朝廷的原住民把守，朝廷雖調派大軍支援，但在山區的用兵卻顯得步步為營，如在奏摺中提到：「普爾普、普吉保、張芝元帶領兵丁由內木柵入山，在西北面堵截；查內木柵係生番地界，復派通事黃寬傳集北投地方熟番引路前進，嚴飭官兵不許稍有擾累生番致令疑懼，並一面曉諭該番等加以賞賚，令其各撥番丁一體幫同堵拏。」既以懷柔謀求山區原住民幫同官軍齊力緝捕要犯，又要安撫、顧及皇帝速戰速決的期待，是以這道奏摺的最後還寫到：「現在水沙連各社生番，臣等仰藉聖主威德設法招徠，該生番等，無不遵奉約束効力爭先，一俟各路官兵會齊即帶領大兵由埔裡社西南隘口進山搜勦，斷不使逆首逃匿稽誅，所有籌辦情形理合恭摺具奏，并繪簡明地圖恭呈御覽」，如此藉以寬慰乾隆皇帝對戰況的不安。於此順帶一提，現今在多處可見一幅自乾隆五十二年流傳名之為「岸裡社番把守之圖」者（圖1），⁴⁰圖中描繪內容應即為這場結合當時臺灣中部原住民協力緝拿林爽文的戰略地形圖，而圖中標註之「賊走路」便是清軍所掌握林爽文等人逃竄山區的路線。

顯然心急如焚的乾隆皇帝並未因那些來自前線的奏報而寬心，乾隆五十二年

39 《清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十）》，頁130-131。

40 日人伊能嘉矩的《臺灣文化志》即曾提及岸裡社土目潘明慈後裔家中即藏有「岸番把守之圖」2幅。參見伊能嘉矩原著，《臺灣文化志》（中譯本），上卷，頁473。國立臺灣博物館的館藏中亦藏有數種版本不同但內容近似的「岸裡社番把守之圖」。

十二月二十七日，《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再諭軍機大臣語：「生番頑獷性成，貪利而無信。福康安當大兵攻克賊巢、聲勢百倍、逆首窮竄之際，正當趁此兵威及鋒而用，即勒兵直壓生番地界，諭以禍福，則生番等震懾兵威、貪得獎賞，自必將林爽文即時獻出；實爲此事緊要機宜。」指陳內容不但較之先前焦急且嚴厲，對於官軍尋求與未歸化原住民的合作更是全盤否定，諭：「今祇差人曉諭生番，懸立重賞；則生番等惟利是視，設林爽文窮竄該處，將所掠財帛廣爲賄結，較懸賞之數更多，生番更利其重賄，或竟將林爽文私行藏匿，不肯擒獻，福康安豈將委之不辦！且現據福康安所奏，招集社番，止有屋鰲等十六社。其水沙連二十四社外，尚有無數社番，若皆購線往招，設生番等私將林爽文放逸，而以逃往他社藉口，此數十番社中互相推卸，既不能不予以重賞，又仍不能藉生番之力擒獲賊首，有何裨益？豈有官兵在彼久住，經年累歲，候其縛獻之理！且似此輾轉稽延，倘林爽文暗中勾結，復從內山潛行煽惑，別滋事端，豈不更費兵力！生番等受其賄賂，捏稱已死，亦將信其誑詐，遽爲完事乎！」⁴¹言談間不但對福康安督戰多有責備，且一再設想山區未歸化原住民何等不足爲信的種種。

（三）原住民確立奇功

所幸接下來進入山區追捕所回報斬獲多爲原住民所建之功，包括水沙連社生番通事杜敷帶同生番百餘人將林爽文之父林勸、母林曾氏、弟林壘、妻子林黃氏等緝獲並擒送清軍；⁴²在林爽文率眾潛入山區一路向北逃亡期間，亦受到效命清軍通事王松帶領獅仔頭社番於要路堵截，致林爽文部眾遭截殺四百餘人，所餘人馬又遭清軍追擊殲滅二千餘人，後行至獅仔頭社因日夜行走，腿腳多已腫脹，過河時已淹斃一千餘名，社內生番堵截去路，又被殺二千餘名，終致林爽文殘部彈盡援絕而於乾隆五十三年正月初五日（1788年2月11日）在老衢崎（今新竹縣竹南鎮崎頂）被清軍逮捕。⁴³林爽文終能成擒首功當屬山區未歸化原住民無疑，在林爽文解送京師受審的口供中說到：「逃入內山。原想要勾結生番，因爲生番不但不能容我們，又殺了我們許多人，所以又想要出來逃命。……逃至老衢崎地方，就被官兵拿獲了。是

41 原載於《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1295。引自《清實錄》第25冊，頁400-401。

42 杜敷原爲林爽文親信，林本預備於情勢不利時攜父母、妻小藏身杜敷所在之水沙連水裡社，後杜見勢投奔清軍陣營，後更將林爽文父母、胞弟及妻子擒獻，而獲清廷賞給千總職銜。見《平臺紀事本末》，頁60。

43 莊吉發，《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頁242-243。《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十）》，頁170-171。

實。」⁴⁴若非山區為原住民全面圍堵、截殺，林爽文及其部眾仍將於深山躲藏，官兵要想捉拿必然困難重重且曠日費時。

這讓在京焦急企盼的皇帝放下了心上的大石，自此乾隆皇帝對於福康安在臺採行的戰略亦轉質疑而為認同，其中對於結合未歸化原住民圍剿的做法也為之改觀，在捕獲林爽文當天福康安上奏此一捷報，除奏明官民有功者外，仍一再提及藉各社生番協同堵截乃是奏功不可抹滅的一端，特別指出屋鰲社、獅仔頭社應是立有首功。⁴⁵乾隆五十三年三月初七日《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所載諭軍機大臣語：「前因福康安攻克大里杙賊巢後，不即帶兵直入番境搜捕，僅懸立重賞令生番將逆首擒獻，辦理未免失之遲緩；恐逆首得以乘間遠颺，不得不加以策勵。今賊首林爽文已生擒解京，並將南路肅清，賊目莊大田一併生獲，該處生番等幫助官軍分路搜緝，不料其竟能如此出力！……深慰朕懷，實堪嘉許。」⁴⁶這段談話便可很明確看出皇帝態度的轉變。

林爽文被捕後，北路戰事可謂底定，歇息數日後，福康安旋率領北路大軍全力進剿仍在南臺灣逃竄的莊大田部眾；府治所在的南臺灣，本就是官方經營縝密之區，這也包括對這些地區原住民的整編與聯繫，據乾隆五十三年正月十九日福康安等奏報南路進剿情況摺子所述：「至大武壠山內為賊匪久佔巢穴，該處粵庄、番社頗知向義，前經派令貢生張維光前往曉諭，粵民等即同四社番勇自浦仔仙小路至礁吧咩街，焚燒賊寮數百間，殺賊二百餘名，賊匪等見民番效順，不敢復在該處屯聚，俱退至大武壠山口把截以抗官兵」，⁴⁷同年二月初六日擒獲莊大田的奏報：「查瑯嶠地方山內十八社皆係生番，直通傀儡大山，其山外之柴城、瓏轡等處逼近海岸，亦有閩、粵民人居住，隨密諭該處民人，務將逃來賊匪假意容留，毋令聞風驚散，一面傳出瑯嶠各社生番面加曉諭，在沿山隘口處處嚴密堵截；又有山豬毛義民首曾中立招集傀儡山生番一千名，聽候調遣，各處佈置。」⁴⁸在前兩段引文中，官方主要結合的是廣東移民及臺灣原住民兩方民間勢力，如正月十九日福康安奏摺提及的「四社番勇」即為原居於臺南玉井盆地一帶屬西拉雅平埔原住民之大武

44 見乾隆五十三年三月三日文華殿大學士和珅等奏〈審訊林爽文等筆錄〉，載於《明清臺灣檔案彙編》，第參輯第35冊，頁190。

45 清時所載之屋鰲社、獅子頭社等約在今臺中縣、苗栗縣山區，屬於泰雅族原住民的範圍。

46 原載於《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1300。引自《清實錄》第25冊，頁481-482。

47 《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十）》，頁221。

48 《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十）》，頁259。

壠社群，於康熙年間便已為官方認定的熟番，後遷徙至地界外涌仔仙溪、荖濃溪中游，其中「四社」所指包括有茄苳、頭社（即大武壠頭社）、芒仔芒與霄里等處，遍布於今之臺南縣、高雄縣、屏東縣境內之近山及山間谷地，在乾隆年間官方將他們認定為歸化生番，⁴⁹ 當中聲勢最大者為大武壠頭社。⁵⁰ 清廷領臺後，經康、雍、乾三朝對臺地原住民的治理，在這次的平亂過程見著了成效，於其時臺灣南路鳳山縣歸化生番至少已有山豬毛等五社、傀儡山等二十七社、瑯嶠等十八社、卑南覓等七十二社；⁵¹（圖2）是以南路首謀莊大田雖有地緣優勢，一路從臺南逃竄至臺灣極南端之瑯嶠（今之恆春），最終仍難逃遭官兵活捉的命運。在前所引福康安奏報擒獲莊大田的摺子記載：「有山豬毛義民首曾中立招集傀儡山生番一千名，聽候調遣各處佈置」，所指山豬毛義民首曾中立，為廣東嘉應州（今之梅州縣）舉人，移民來臺掌教位於臺南之海東書院，除了奏摺中所提他在當時曾招集傀儡山生番一千名協同官兵緝拿要犯外，同時也在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底，選壯丁八千餘人，分為中、左、右、前、後及前敵六堆，領導自組之民兵協同官方對抗於南臺灣起事的莊大田勢力，⁵² 粵籍移民於林爽文事件中不但効命清軍出力最多，同時亦因來臺居地多為近山與生界番社聯繫較易，故官方往往透過粵民與原住民溝通，終而取得界外原住民一體幫同圍捕林爽文、莊大田等起事會眾。

（四）清軍藉臺灣原住民助剿之因

清初對臺灣防務在消極治臺的政策影響下，不但為了節省軍備開銷致各地駐軍員額明顯不足外，又再加上採行「班兵制度」⁵³ 衍生的負面效應，使得駐地官兵戰鬥力薄弱，遂成每遇重大變故便需仰仗朝廷調派援軍渡臺平定，當林爽文舉事初期，駐臺的正規武力根本不足以應變，除了向朝廷求援之外，臺地可堪調度之人力

49 清代所謂歸化生番，係生番中一類，指未漢化僅輸餉不應徭的歸化番。引自潘英，《臺灣平埔族史》，頁24。此所指「四社番」雖原屬熟番，後因移居番界之外，而轉為化番一類。

50 洪麗完，〈清代楠仔仙溪、荖濃溪中游之生、熟番族群關係（1760-1888）：以「撫番租」為中心〉，頁32-43。《安平縣雜記》，頁54-68。陳柔森主編，《重塑臺灣平埔族圖像》，頁130，156-159。

51 參見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清乾隆年間《臺灣地圖》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乾隆二十五年（1760）《臺灣民番界址圖》之註記。

52 盧德嘉纂輯，《鳳山縣採訪冊》，頁437-454。

53 源於顧忌臺民經明鄭統治後殘留反清思想，又考慮減省治臺軍費負擔及使福建兵丁熟悉臺灣情事等因素，自康熙二十七年（1688）開始，清廷在臺實施「班兵制度」讓駐臺兵丁每3年自內地輪調一次。然採行此制所衍生之諸多風紀、管理問題，致使清廷在臺正規部隊始終無力應付相繼而起的民變。參許雪姬，《清代臺灣的綠營》，頁260-262，357-378。

就剩下本地團練之義民及當時歸化官方之熟番。清朝領臺後，關於運用原住民協同官兵平定民變的記錄可上溯自康熙二十三年（1684）的蔡機功事件，而後的朱一貴及黃教等起事，都是在林爽文起事前清廷採兵民合作成功對抗民變的事例。⁵⁴

除此之外，居於西臺灣平原地區的平埔原住民，早自荷蘭政權進入臺灣後，即已開始受到外來者同化統治政策的影響，這些統治政策包括武力恫嚇與懷柔利誘，及來自該官方的保護措施，這些在以部族體系為主的臺灣原住民族群間，產生了極大衝擊，漸次從臺灣西南往中部開展，從沿海延伸至近山地區各社；對於臺灣原住民而言，清朝是承繼荷蘭與明鄭而來的又一統治勢力，就如郁永河在《裨海紀遊》轉述當時（康熙三十六年前後）中臺灣（大肚、牛罵、大甲、竹塹諸社）平埔族人的說法：「紅毛強，犯之無噍類；鄭氏來，紅毛畏之逃去；今鄭氏又為皇帝勦滅，盡為臣虜，皇帝真天威矣！」⁵⁵是以加諸於平埔族原住民的力役稅賦早已行之有年，再加上雍正、乾隆二朝治理政策的深化，如以平埔社丁為基礎編練的「隘番」，⁵⁶廣設社學教育「番童」等等，都讓當時稱之為「熟番」的平埔原住民成為協同官方理臺最有效的民間力量。

雍正末奉派任臺灣知府的沈起元在〈治臺灣私議〉中，關於臺地生番、熟番的治理態度曾提出一個較深遠的看法，其謂：「歸化生番之宜結其心也。熟番固極馴樸，惟在有司視同赤子，恩恤為主。即生番間為民害，其間獷悍者，亦第如虎狼之性與人殊，見人搏噬，要無爭奪計謀，其畏漢人亦甚。兵防稍嚴，竄匿不暇。至於歸化生番，如內悠六社、大武壠八社、水沙連十五社、碗壘番內之加泵社、加者野也社，其人雖悍，性本樸直。既已歸化，即無二心。每次征番，一經調度，率先效力；不但不為民害，兼能助勦兇番。宜約略雲、貴土司之例，即其土官，奏明皇上，給以冠帶俸食，使治其番眾，毋為兇暴；與之約法，毋得招匿逋逃。彼益鼓舞效順，不特可使之固結而無叛志，即有梗化者，彼更可為我之捍禦，應勝於兵力數倍。俸食之需，計歲費布數百疋、鹽數百石而已足。我國家威德遠布，日盛月新，將來生番且漸化為熟番，其機已動，其勢亦所必至；豈得僅以毒蛇猛獸待之，遂為

54 黃煥堯，〈清季臺灣番人對地方治安的貢獻：義番及其功能的探討〉，頁133-150。

55 郁永河，《裨海紀遊》，頁75。

56 乾隆二十年前後，清朝官方於彰化沿山原住民出入口隘設立隘防，並整編平埔社番分界把守，此一「隘番制」為點狀散處，較難發揮全面防守之效，遂於林爽文事件後，由大將軍福康安等擬循四川屯練之例，於乾隆五十五年以臺地熟番為基礎實施「屯番制」以達更全面的官民合作之效。參閱李紹盛，〈臺灣的隘防制度〉，頁184-185；溫振華，〈清代東勢地區的土地開墾〉，頁56。

長策乎？」⁵⁷這是在盛清中期，亦即乾隆朝之前，奉派駐臺官員所發之議論，對於官方與臺地原住民的互動關係，洞悉可謂透澈，就清廷的角度而言，若能遂行沈起元所議，定能獲得最大正面效益；從其所述情況來看，當時整編熟番為朝廷所用之制已然確立，更進一步談到從中臺灣到南臺灣範圍內的內悠六社、大武壠八社、水沙連十五社、砲壘番內之加泵社、加者野也社等數十個屬歸化生番的區域，就其觀察，因民情效順，應可循中國置雲、貴土司之例，導入官方勢力加以操控。到了乾隆三十一年（1767）閩浙總督楊廷璋奏請特設南北二路理番同知，對臺地原住民事務的統轄又有更進一步的推展。

除此，清廷雖視未歸化生番為化外、非我臣僕，而採取封禁、隔離的消極治理，但在整體的治臺方略中，此一族群仍有明確的定位，如乾隆十二年才從山東巡撫陞任閩浙總督不久的喀爾吉善便奏道：「先既發朱一貴、吳福生等嘯聚為匪，得以計日就擒者，因內有生番遇人即殺，因而不敢深入。是生番又為臺地之外衛。」⁵⁸可見想利用生番對固有領域的保衛與獵首風俗嚇阻來臺漢民越界窩藏、甚而防阻漢民為亂的做法早有考量，此次林爽文起事，聯合內山生番為「外衛」之策，應非臺地官員或福康安等冒然行事所然。

綜觀上述種種，回到清廷在林爽文事件中運用本地原住民協同官軍作戰，終而能平定這場大規模民變，其因可歸結為以下數端：首先，熟番歸化後即成平亂得力之兵，以熟番所整編的民兵，自康熙以來，歷次平定漢民所起之亂事皆有表現，顯見清廷藉臺灣原住民之力平定移民漢人所為反抗事件早有前例可循；所以到了乾隆五十一年，民變再起，官方一開始即調度應徭役之熟番來協助平亂。其次是懸重賞、示軍威來結納生番，特別是利用近山熟番、通事等結好歸化之內山生番，遂讓當時臺地原住民盡為官軍所用，確也讓清廷在這場邊疆戰役中立於不敗之地。自此事件後，清廷與臺地原住民，尤其熟番間的結盟更加緊密，如在林爽文事件後，乾隆五十五年（1790），實施屯番制將熟番武力納入直接管轄，同時，為保障屯番生計，在法治面上給予屯番養膳埔地的權利等等；⁵⁹姑且不論這樣的政治力介入是否得當，但可以確定的是，對於原住民族群的生存與發展必然有著深遠的影響。

57 沈起元，〈治臺灣私議〉，引自《清經世文編選錄》，頁6-11。

58 柯志明，《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頁237。

59 柯志明，《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頁274。

三、《平定臺灣戰圖》中呈現的臺灣原住民

清代自康熙朝始，藉著來華之西洋傳教士將銅版畫技術帶入清宮。至乾隆時期每每為誌戰功，便會以鑄刻銅版畫的方式將戰事場景以寫實圖像呈現出來，此類銅版刊印之戰圖，從乾隆朝開始至道光年間，總計有《平定準部回部戰圖》、《平定兩金川戰圖》、《平定臺灣戰圖》、《平定安南戰圖》、《平定廓爾喀戰圖》、《平定苗疆戰圖》、《平定種苗戰圖》（又名《平定雲貴戰圖》）以及《平定回疆戰圖》等八種，⁶⁰ 其中的《平定臺灣戰圖》便是為了記錄清廷平定臺灣林爽文事件所做。

（一）《平定臺灣戰圖》的製作

朝廷為宣揚此一戰功，循平定回疆等征戰前例鑄刻了這套《平定臺灣戰圖》銅版畫，於乾隆五十三年（1788）由宮廷畫家姚文翰、楊大章、賈全、謝遂、莊豫德等奉詔繪製，再送清宮造辦處如意館鑄刻印刷，陸續完成於乾隆五十六至五十七年間（1791-1792），全圖共十二幅，每幅皆有乾隆皇帝御筆題記敘述戰況，可見此作之慎重其事。事實上，乾隆皇帝早在戰事平定之前，已開始撰寫誌事的聯句，於乾隆五十三年二月初一日《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記載：「上御重華宮，召大學士及內廷翰林等茶宴，以平定臺灣聯句。」⁶¹ 同月十九日又諭軍機大臣等：「此次福康安等帶領官兵剿捕逆匪，由鹿仔港一帶進兵，解圍攻破賊巢、擒獲賊首；經過各緊要地方，賊匪據險抵拒，經官兵奮勇攻撲，所向克捷。此等處山川形勢，自必極為險要；著福康安即將北路一帶險峻要隘處所，如平林仔、小半天、集集埔、斗六門、水裏社、水沙連、大里杙及逆首林爽文被擒之老衢崎等處地形山勢，詳細繪圖呈覽，以誌戰功。即日擒獲莊大田，其南路險要地方亦照此辦理。」⁶² 福康安接奉諭旨，在臺灣將各處形勢路徑，繪出底稿，但因臺灣畫工裱匠技藝未盡理想，待返回內陸後又再另行繪畫裝潢，親帶至熱河呈覽。乾隆皇帝披閱後指出福康安所繪圖內嘉義縣城、斗六門、水沙連、大里杙、集集埔、小半天、老衢崎、瑯嶠八處，與軍機處所進圖樣相同，福康安於以上八處之外，又添畫興化店、大排竹、大埔林、攸武乃社、大武壠、牛稠庄、枋寮，及挈獲林爽文家屬的水裡社等八處，軍機處亦一併呈覽，以備皇帝揀擇，俟欽定後，軍機處即於圖內粘貼領兵大員姓名，並摘敘

60 盧雪燕，〈鑄銅鑄勝——院藏清宮得勝圖版畫〉，頁 40-51。

61 原載於《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1298。引自《清實錄》第 25 冊，頁 441。

62 原載於《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1299。引自《清實錄》第 25 冊，頁 462。

略節具奏，俟御製詩發下後再交如意館刊刻戰圖。同年八月初七日，軍機處擬用平定臺灣戰圖共十幅，後來因枋寮戰役較激烈，替換掉水裏社一幅，此十幅即：嘉義縣城、斗六門、大里杙、小半天、集集埔、老衢崎、大埔林、大武壠、枋寮、老衢崎、瑯嶠，另加凱旋渡廈門、賜宴凱旋諸將二幅，圖中均有御製詩，具照從前平定金川圖式繪畫。⁶³

另外就表現手法而言，雖然銅版鐫刻刊印的技術習自歐洲，但相較於乾隆二十五年（1760）清廷令來華西洋傳教士如郎世寧等人所繪，再送往法國製作的第一套《平定準噶爾回部戰圖》⁶⁴全然以西洋式寫實技法之作，這套《平定臺灣戰圖》則又回復了幾分中國畫的味道，人物景致的透視及光影營造這兩大西洋寫實要件轉趨平淡，採中式傳統全景式構圖法，將豐富的故事情景在一個畫面中由近而遠的分段交代出來，再加上山石輪廓以中式山水畫構圖，陰影亦做似水墨皴擦效果，又點景之草木大多為傳統的夾葉畫法，這些都讓圖幅呈現出別於西方的風格。

（二）圖幅中隱現的臺灣原住民

從先前引內容可知，這套圖皆依來臺督戰主帥福康安等所奏及軍機處核實後，由乾隆皇帝親自審閱檢選才行刊印，所以畫面呈現的景況必然精確嚴謹；又再之前，亦摘引許多督戰將領奏報關於臺灣原住民參與戰事情節，就此於畫幅中進行搜尋，確可找出描繪原住民於內山部落與逃入山區之起事者攻伐的場景，最具體者便是〈老衢崎生擒林爽文〉（見圖3）和〈大武壠之戰〉（見圖4）這兩幅，在〈老衢崎生擒林爽文〉圖中的左上（圖3-1、3-2）及右上（圖3-3）以及〈大武壠之戰〉圖左上的山區（圖4-1），皆繪有聚落房舍與圍籬柵欄，屋外見有冠長羽頭飾，上身赤裸，僅著似獸皮短裙，手持刀劍、長矛或引弓做對外攻伐狀者，這些場景與人物應該就是在呈現臺灣內山番社原住民協同清軍截堵林爽文、莊大田等起事者竄入山區的畫面，同時在此畫面相對應方向上，亦可發現貌似匪徒之造型人物成群擁入山區。

林爽文從中臺灣起事，官民攻伐綿延年餘，待其攻勢受阻節節敗退後，經過一番周折，便轉而向北逃亡，且循山區僻徑而行，最終是在今之新竹縣竹南鎮被捕，在這個範圍內幫同官軍平亂的臺地原住民，在平地主要為鎮守於大甲溪口岸的

63 莊吉發，〈故宮檔案與臺灣史研究〉，頁36-39。

64 盧雪燕，〈鏤銅鑄勝——院藏清宮得勝圖版畫〉，頁41-43。

岸裡社原住民，在山區則有屋鰲、獅子頭等社原住民；岸裡社原住民在當時已屬清廷認定之熟番，⁶⁵就族群分佈範圍而言，他們是在今之豐原至東勢一帶平地及山麓地區，而〈老衢崎生擒林爽文〉圖所繪景像原住民居處深山且老衢崎地方屬今新竹縣境，圖中描寫的人物應為居於山區之屋鰲、獅子頭等社原住民，清乾隆年間屋鰲等十八社活動範圍在大甲溪與大安溪中上游山區，其時已為歸化官方之生番，⁶⁶在戰亂之際，則是藉由岸裡社通事及熟悉番情之北路理番同知徐夢麟等前往曉諭或以重賞換取對官方之協助；當時所稱屋鰲等社生番，即為今日之泰雅族原住民，本文前曾提及福康安於緝拿林爽文之際，在盱衡主客觀情勢之下，採取懷柔結好番社，而未以大軍侵擾番界，或應出於其對山區原住民之領域觀念及素來強悍族性有所認知；百餘年後接續大清統治臺灣的日本，對於臺灣原住民的剿撫可說是不遺餘力，即便如此，日人仍了解到對高山原住民的彈壓實存有「三難」：一為天候異常；二為地勢險峻；三為他們決死反抗，其中關於原住民決死反抗一端指出：「他們相傳誇耀祖先拓地建社之事蹟，並認為應遵守其遺習，因而有一家專有之田園、林野，一社或一部族共有之獵地或漁場，皆區域分明不許相侵佔，有人侵佔時要求賠償，連親戚、故舊亦不例外，若他人或他族侵佔時則動之以武，同族既然如此，何況外來之異族，而且不問統治者與否。」並指出泰雅族人敢以兩三人突擊日人軍隊或隻身揮刀躍入日方堡壘，致當時日人亦不免感嘆：「其不怕死之勇氣確實令人不可設想。」⁶⁷由是可知，當時福康安即便承受著皇帝嚴旨催促其採取大軍直入山區搜捕林爽文之命，其始終未以強勢侵擾山區番境的原因。

至於〈大武壠之戰〉圖左上角所繪情狀與〈老衢崎生擒林爽文〉圖相似，山區有番社聚落，其中之人物亦相一致，但就圖幅記述的史事來看，當時在大武壠地方即南路起事領導人物莊大田之大本營，在清軍進攻南路直搗其地時，就地緣與情勢而言，莊大田等必以大武壠內山為逃亡之最佳藏匿處，前引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初二日福康安奏報為堵截莊大田入山之路，令熟諳中路番情生員劉宗榮前往大武壠山

65 岸裡社為平埔族巴宰系的土著部落，17世紀末以前，岸裡社尚為未歸順清朝的「生番」，主要聚落位於大甲溪北岸與大安溪之間。岸裡社最早為官方所注意，進而招募成為官軍合作對象，始於康熙三十八年（1699）。此後，臺灣中部若有任何重大民變或番害事件，地方官總會招募岸裡社丁，藉其勇武善戰，作為鎮壓反亂的利器。引自陳秋坤，〈平埔族岸裡社潘姓經營地主的崛起〉，頁3。

66 屋鰲十三社在乾隆三十一年（1766）於岸裡社通事敦仔的帶領下第一次「歸化」。乾隆四十九年九月七日屋鰲、獅子等8社，在漢通事張鳳華（張達京之子）的帶領下再度「歸化」。見瓦歷斯·諾幹、余光弘撰稿，《臺灣原住民史 泰雅族篇》，頁41-43。

67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陳金田譯，《日據時期原住民行政志稿 第三編（上卷）》，頁1-4。

後之內攸番社曉諭生番協力，其地約是臺灣府城（今臺南）東方的楠仔仙溪與荖濃溪兩流域範圍的山區谷地，當時為官方認定之生界之外，其中大武壠山區未歸化原住民應為平埔原住民之西拉雅族，另外大武壠山後之內攸番社應為後來所稱南鄒族社群。⁶⁸

四、皇帝認知的轉變及清朝民族政策的體現

乾隆五十三年三月間，發生在臺灣的林爽文事件已近弭平。先前談過，將屆望八之年的乾隆皇帝對此次平臺的戰果格外欣喜，並視之為晚年一大成就，除重賞福康安等將帥外，亦明查臺地各効力義民及生熟番人等，給予褒獎賞賜，在其御製〈福康安奏報生擒莊大田紀事語〉中提到：「夫逆賊入內山，生番非我臣僕，性情不同、言語不通，其遵我軍令與否未可知也。福康安示之以兵威，使知畏；給之以賞項，使知懷。其經畫周密，賢於施世驃、藍廷珍遠甚。」⁶⁹ 主旨雖為表張福康安等功臣，然語中言及對未歸化朝廷之臺地原住民（尤指生番）能協同清軍捉拿逆匪的行為也有肯定之意。隨後，便諭軍機大臣賞給所有打仗出力之熟番「効順」匾額，又考量到生番語言不通、不能辨識文字，便改以內地布疋、鹽、茶等為賞物，諭旨：「着福康安查明幫同搜捕逸犯之生番等，就其所好內地物件酌量從優賞給，俾伊等益加感激，蒸蒸向化。」這樣的態度，相較於戰事吃緊時對生番的疑慮、否定有相當程度的轉變。

（一）福康安的奏報與原住民頭目進京

此次平臺之役居首功的大將福康安在林爽文事件之前，本就是乾隆皇帝倚重的封疆大吏，歷任吉林將軍、盛京將軍、雲貴總督、四川總督、陝甘總督、閩浙總督、兩廣總督等，於內閣亦歷任兵部、工部、戶部、吏部等尚書，軍機大臣、議政大臣、欽差大臣、武英殿大學士等等，又於平定林爽文戰役立下大功，晉封一等嘉勇公，從乾隆晚至嘉慶初之間可謂權傾一時；乾隆五十三年五月初九日，正當論功行賞之際，福康安上奏：「酌令生番頭目數人照四川屯練土司之例進京瞻仰天

68 徐雨村編著，《臺灣南島民族的社會與文化》，頁35-36，125-127。王嵩山總編輯，《阿里山鄉志》，頁7-8，16。

69 原載於《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1300。引自《清實錄》第25冊，頁487。

顏……」，⁷⁰ 乾隆皇帝自是准其所奏。兩個月後，七月十七日，諭軍機大臣：「臺灣生番，前據福康安奏：於秋涼後令其起程渡洋，來京瞻覲。……着傳諭李侍堯等，即令應行引見之義民與生番等俱於秋涼後一同起程，並計算日期，務於十二月十五以前到京，以便同年班眾部共入筵宴，俾伊等仰荷寵錫觀光，倍加感奮。」⁷¹ 於此可看出朝廷對此行的安排是慎重且精心的，叮囑務必在年底前到京，並同其他來朝覲外藩接受筵宴大禮的款待。

在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乾隆五十三年《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一三一九清楚記載著當時進京見乾隆皇帝的四個主要人物，分別是：「臺灣屋鰲總社番頭目華篤哇哨、阿里山總社番頭目阿吧哩、大武壠總社番頭目樂吧紅、傀儡山總社番頭目加六賽」（參見圖5），其他還包括番目、通事及社丁共四十二人（見表一），其中臺灣原住民佔絕大多數，而原住民中又以所謂「生番」為主要，陪同之漢民通事及社丁為次要，即便社丁中亦有屬熟番者仍與生番有所差別，⁷² 如在謁見或賜宴的安排上，便是以生番頭目為主，當時皇帝的認知是：「該義民、通事等係內地民人，非生番可比，且人數較多，筵宴時不必入座，仍照例一體給賞。」⁷³ 自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1789年1月16日）抵達北京至次年正月十七日（1789年2月11日）過完中國新年後離開，在京遊歷將近一個月，其間除數度謁見乾隆皇帝，尚有多次賜宴於皇城中的重要場合，諸如瀛臺、撫辰殿、重華宮、保和殿、紫光閣及圓明園的山高水長閣等等；瀛臺賜宴乃承自乾隆十四年平定金川及乾隆二十五年平定回部凱旋之例，皇帝親幸錫宴，場面隆重非常。⁷⁴ 在京二十七天，除瀛臺賜宴外，陸續的款宴還有：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上御撫辰殿大幄次，賜蒙古王、貝勒、貝子、公、額附、台吉及土爾扈特郡王、回部伯克、朝鮮國、暹羅國使臣、臺灣生番等宴。」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上御重華宮，賜土爾扈特郡王、回部伯克、臺灣生番等宴，並賞賚有差。」三十日有「上御保和殿，筵宴朝正外藩。……臺灣屋鰲總社番頭目華篤哇哨、阿里山總社番頭目阿吧哩、大武壠總社番頭目樂吧紅、傀儡山總社番頭目加六賽……至御座前，賜酒成禮。」按曆，這一天是中國的大年除夕，乾隆皇帝與朝正外藩於紫禁城中三大殿之保和殿共進晚宴，

70 《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十）》，頁576。

71 原載於《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1309。引自《清實錄》第25冊，頁632。

72 如大武壠社陪同之社丁林參即為甲仙埔番民，張補則為大武壠四社番蕭里社民人。參見《安平縣雜記》，頁54-55。

73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方本上諭檔》乾隆五十三年冬季檔。

74 《國朝宮史》，卷7，「瀛臺錫宴」款。

臺灣來的四個總頭目同為座上賓，亦比照朝正外藩，循禮制接受皇帝賜酒。乾隆五十四年正月初五日有：「上御紫光閣，賜蒙古王、貝勒、貝子、公、額附、台吉及土爾扈特郡王、回部伯克、朝鮮、暹羅國使臣、臺灣生番等宴。」十四至十六連續三日有：「御山高水長，賜王公大臣、蒙古王、貝勒、貝子、公、額附、台吉、回部郡王、伯克、朝鮮、暹羅國使臣、臺灣生番等食。」⁷⁵ 這些場面皆待臺灣原住民頭目如同國賓，與皇室成員、文武大臣、外藩首領、各國使臣同列宴席上座。

在物資上面，皇帝的賞賜也相當豐厚，此行本就是要論功行賞，乾隆皇帝召見大小頭人後分別厚賜，其中大頭人阿吧哩等四人，每人賞給六品頂騷鼠帽各一頂，官用緞面灰鼠皮補褂、羊皮蟒袍、紬襖各一件，緞靴、布襪各一雙，絲綿帶手巾各一分。小頭人凹土弄等二十六人，賞給七品頂騷鼠帽各一頂，官用緞面灰鼠皮補褂、羊皮蟒袍、紬襖各一件，緞靴各一雙。賞給各頭人的食物包括：鹿四隻、豬四口、羊八隻、麋子四隻、野雞四十隻、魚四十尾、掛麵六十把、小棗二十觔、哈密瓜乾二十觔、茶磚九十包、鹽一千觔、糖一百觔、煙一百觔。而後，乾隆皇帝還分別在撫辰殿、重華宮，及圓明園中的紫光閣、山高水長等處宴請各社大小頭人，同時賞給磁器、玻璃器、螺鈿匣、鼻煙壺、鼻煙、磁盤、磁碗、漆茶盤、磁鼻煙瓶、皮漆碗等物件，這些皇帝的賞賜後來都成為他們珍藏的傳家之寶。⁷⁶

表一：清乾隆五十三年臺灣進京瞻觀的人員

總社名	頭目名	番目	通事	社丁
屋鰲總社	華篤哇哨	懷足由千、也士烏踏、華篤由東、華篤雪、哈貴乃沐、大鹿	張鳳生	劉立、張士
阿里山總社	阿吧哩	凹士美、磨澳、字振、劉吁訥、阿艾、舞屨、磨踏男、阿米	鄭黃和	黃墁、黃信
大武壠總社	樂吧紅	邁仔、斗界、邁武籠沙連、節里目、汗領岸阿眉	陳遠	林參、張補
傀儡山總社	加六賽	社林媽林、均力力、匏仔里焉、社杞老、扶覽旦、阿四落、巴里伯立	王冠英	陳秀奇、潘乾生

資料來源：《清宮諭旨檔臺灣史料》（二），頁1363-1365。

75 原載於《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1320。引自《清實錄》第25冊，頁855，858。

76 莊吉發，〈民俗畫像：滿漢文奏摺中的清代臺灣原住民〉，刊於《黎民之初——院藏臺灣原住民圖檔文獻特展導覽手冊》，頁36-43。另參何孟侯主編，《百年觀點——史料中的臺灣·原住民及臺東》，頁33。

(二) 大清民族政策的體現

此一事件的過程演變以及戰事的結果，導致清王朝統治核心對臺灣原住民認知有了大幅的轉變，從以往「物化」⁷⁷或「異己」⁷⁸的認知，轉而為封賞、拉攏的上賓；雖說乾隆晚期已是清代盛極而衰的轉折開端，然浸淫在「十全老人」虛榮裡的皇帝並未有如此自覺，他仍以泱泱大國的氣魄、中原領主之姿招徠各少數民族或周邊之藩屬小國，當時的臺灣，在領土的認知上雖已納入帝國版圖，但對於臺灣的原住民族，特別是就未歸化官方的界外原住民而言，帝國的統治者並未因領土的歸屬而理所當然將之視為本國子民，乾隆晚期林爽文事件發生之際，距臺灣歸入大清版圖已超過一個世紀，皇帝還是以：「生番非我臣僕」視之，當原住民為戰事效力建功，又謂：「不料其竟能如此出力」，又在接待臺灣有功民人進京朝覲時，指示將漢人義民甚或熟番通事與生番頭目分別，僅以國賓之禮款宴生番，而漢人、熟番反因已屬大清子民，而給予較為簡省之款待。

從康、雍、乾以來的所謂盛清時期，帝國一貫採取的領土擴張主義及以大清朝皇帝為各民族共主的思維邏輯，其源應出於清朝女真人本身即以部族起家，而後入主中原取得政權，在此前提下，自開基以來政權結構便是循民族共體漸而擴張為民族帝國的統治模式與經驗來拓展勢力，同時亦藉此維繫帝國成員向心力，⁷⁹在平定臺灣這場變亂後，乾隆皇帝的心中肯定又再一次強化這樣的治國方針，因為此次戰役，他不但再度確立了對臺灣的領土主權，亦進一步落實其為天下共主的局面，而

77 以下所舉之例，在清朝領臺初期康熙年間，時而可見。康熙五十六年（1717）七月十八日福建、浙江總督覺羅滿保奏報在臺揀選善跑的原住民送往北京讓皇帝開眼界的情形：「竊奴才本年四月巡察浙江途中，曾派千總李岩去臺灣覓尋善跑之馬達番子。七月，千總李岩還馬達番子十名攜至。經問，其皆為臺灣諸羅縣屬北路之熟番子。彼處番子自幼習跑，且以快、耐遠為尚，驗試之，焦力列等七番子善跑，據伊等言，臺灣皆為沙地，彼等一日可跑二百里，來內地觀之，多為石路，未必能跑二百里等因。據察該番子等膽小怯法，寡言少語。彼等亦願出力，故留此七番子，另外三名番子彷彿有病，故賞銀、布，派人送回，所留七番子亦各賞銀、布、米，並交付前往者送到其家。再驗看番子所用弓箭標槍，皆以竹子隨意栓制，粗糙無力，驗看其狗，跑雖不快，然咬物有力，故選狗四隻與七番子一併交付千總李岩帶往京城，進呈聖主閱視。為此僅具奏聞。康熙皇帝硃批 試試看。」引自《披荊斬棘：十七世紀後的臺灣》，頁24。

78 在清初，無論官民對於臺灣原住民，尤其是對未曾接觸過的所謂「生番」或「野番」存有極負面的見解，包括如郁永河、藍鼎元、黃叔璥等曾親至臺灣踏查者，皆曾於所留記錄中提及臺地番人「與禽獸無異」或「化外異類」等語。參見莊勝全，〈清康熙朝臺灣印象的轉變〉，頁27-59。到了乾隆十七年（1752）時皇帝每每還是以「生番性與人殊，實同禽獸，戕殺亦所常有；況因熟番占地起釁，尚非無端騷動」（見《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408，諭軍機大臣關於潘思榘所奏〈臺灣彰化縣生番騷擾村莊、殺死兵民〉摺），來看待臺地未歸化朝廷的原住民族。

79 葉高樹，《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頁17-52。

這次加入者正是臺灣原住民，特別是既往未曾接受帝國規範的所謂臺灣「生番」。

曾有西方學者針對清帝國乾隆盛世的多民族共合政體描繪出一個架構（圖8），在這個政體架構中並非是上對下的階級統治模式，而是採各民族間平行關係共存其中，居政體權力中心者即大清皇帝，而此權力核心並非如以往漢人政權般僅以儒家道統、華夏文化為號召，而是會就面臨的情勢，轉換各種面目（many-faceted）以取得多方認同；⁸⁰就此立論基礎，Emma Jinhua Teng 在 *Taiwan's Imagined Geography: Chinese Colonial Travel Writing and Pictures, 1683-1895* 書中重新提出一個多民族政體的架構圖，其就 James A. Millward 所提出漢、滿、蒙、回、藏等多民族分立架構外，將臺灣原住民以類比的方式加入了這個體系（圖9）。⁸¹

從本文先前的整理可以看出，自臺灣納入版圖後，清朝皇帝漸次與臺灣原住民有所接觸，也隨著過程的演變有了不同的認知，最初以「物化」的角度讓地方官揀選善跑之臺灣原住民入京表演取悅皇帝，到以「異己」的眼光認為「生番非我臣僕，性情不同，語言不通」，⁸²再到乾隆五十三年（1789）臺灣生番各族總頭目因功前往北京接受大清皇帝封賞、款待，並與滿族、蒙古、回部等王公大臣，朝鮮、安南、暹羅等國使臣同登各款宴場合奉為國賓，當此之際，似乎吻合了圖9由 Emma Jinhua Teng 所架構之帝國情形。同樣的場景在乾隆五十五年（1790）乾隆皇帝的八十壽宴上又再次上演；臺地官員以為乾隆皇帝祝壽之名，奏請並安排了包括獅子等社生番頭目懷目懷等十二人同往北京見乾隆皇帝的行程，乾隆皇帝亦指派時任福建巡撫的徐嗣曾沿途照料一切，可謂隆重如昔，尤有甚者，還增加了赴熱河瞻覲、筵宴的行程，據乾隆五十五年實錄記載：「秋初七月九日，……臺灣生番頭目懷目懷等十二人入覲。……十四日，上御澹泊敬誠殿，賜……臺灣生番等宴。」⁸³文中所指的接待地點澹泊敬誠殿即位於熱河承德的避暑山莊內，同一時間前來者除了朝廷王公大臣外，還包括蒙古王公、哈密汗、土爾扈特、都爾伯特、哈薩克來使、安南國王、緬甸、南掌國陪、金川土司等等，共一百七十一人，皆視為各外藩的代表，同年（乾隆五十五年）的七月二十一日班禪六世額爾德呢亦自西藏前來熱

80 James A. Millward, *Beyond the Pass: Economy, Ethnicity, 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 1759-1864*, p. 201.

81 Emma Jinhua Teng, *Taiwan's Imagined Geography: Chinese Colonial Travel Writing and Pictures, 1683-1895*. pp. 237-248.

82 此語出自乾隆五十三年御製〈福康安奏報生禽莊大田紀事語〉。

83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1357、卷 1358。

河爲乾隆皇帝祝壽，皇帝也在此地接見額爾德呢；⁸⁴事實上，康熙皇帝與乾隆皇帝皆以此地爲接見王公大臣、外藩首領及少數民族代表的重要政治場合。

從民族地位的層面來看，臺灣原住民在林爽文事件後確實得到大清帝國的認可，一時之間，藉由生番頭目登上了這個「多民族共合政體」的舞臺，但就政治地位層面而言，當時臺灣生番頭目受封官銜仍遠不及蒙古、西藏王公之流，如此局面，應與各族群代表背後所擁有政治實力脫不了關聯，在乾隆朝晚期兩次皇城盛會安排上，代表臺灣生番的頭目得與清朝的皇帝、王公、國使同列，自不是以其官銜品級爲考量，反較似大清外藩、屬國代表的安排，箇中的巧妙仍然值得吾人深入探究。

五、結 論

如果廣泛的來看，清代發生的這場幾乎震動全臺的林爽文事件，包含當時認定的生、熟番等原住民族群，可說是全程涉入其中。從事發之初，在臺灣中部應徭役之岸裡等社平埔熟番，因其與官方素有合作且內附朝廷有年，遂有大批應徭役之番壯被徵調守備大甲溪北岸，並發揮了攔截變亂向北大舉蔓延的作用；至事件的中期以後，當林爽文等起事者因戰事受阻而竄入山區，清廷透過粵籍義民、理番同知以及近山熟番前往聯繫生番，成功的結合了未歸化朝廷原住民的勢力在山區全面阻絕起事者逃逸的退路，終致林爽文、莊大田等就擒，而後變亂得以平息。

回顧這段歷史，我們可以看到臺灣的原住民族群居於被動或迫於無奈，在匯入大時代洪流後，隨著外來政權或移民的牽扯不斷波動甚至扭轉其命運；清廷治理臺民終不免利用族群間的歧異來達成其統治的目的，從領臺之初的探索期，以模糊搖擺的封禁政策，發展到了乾隆時期，已能嫺熟的運用所謂「族群隔離政策」，以漢人、熟番、生番三大族群將臺民從生活空間上進行區隔，並透過政策操弄讓族群間彼此牽制，以有效掌控並運用這種矛盾關係，像是雍正時期便已確立將生番視爲防堵漢人越界侵墾的「外衛」，再到乾隆三十三年制定番地保護政策，積極強化熟番地的保護，意圖將熟番安頓到界外之近山埔地，以形成隔離生番與漢人的中間地帶，更進而於設隘屯番的政策導引下，積極與熟番結盟並有效的利用其武力以爲制衡的力量，⁸⁵這種種的累積，在平定林爽文事件的過程中顯然發揮了相當的作用，

84 《八旬萬壽盛典》，卷 42、卷 73。

85 柯志明，《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頁 237-275。

而為統治者謀取到最大的利益。

於今可知臺灣原住民各族多屬於南島語族（Austronesian），無論從體質、語言乃至文化、風俗習慣各方面皆與中原民族互異。當林爽文事件平定後，朝廷安排生番頭目進京並以上賓之禮款待、給予封賞等等作為，頓時讓原先視為「非我族類」的未歸化臺灣原住民得到了認同。然而，同屬臺灣原住民族的平埔熟番，在整個過程中所立下的功蹟應不下於生番，但是在當時平埔熟番便已被統治者視作我朝臣僕、非生番可比，因而在給予之榮寵上反倒不及生番，這有很大一部分是出於政治考量，但卻也不能排除統治者對於向來視為「化外」族群對自己輸誠的欣慰表現，這般弔詭的安排自然存有歷史的偶然，但全面的來看，卻也終將歸於歷史發展的必然。

此外，相較於以正統自居的漢人王朝，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原的清朝政權，其統治者確能採較開闊的態度以接納多元文化，在政權鞏固的前提下，對於國境內各民族多能給予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可，如對待蒙古、西藏、回部各族群這般，特別是清代前期至乾隆朝間的皇帝都顯現了這樣的胸懷。不過仍覺遺憾的是，縱然在立功受賞之際臺灣原住民受到了中原統治者的關注與重視，但終究仍如《皇清職貢圖》於採錄臺灣原住民部分所言：「臺灣自古不通中國，本朝始入版圖」，悠久廣大的中國與孤懸海中的臺灣，既無長期互動的淵源在先，而後又乏全面深切的了解，即便這些外來統治者的「恩遇」與「德化」不斷，但最終還是使得臺灣的「熟番」喪失主體與文化，導致於今形同滅族的局面，至於「生番」在為平定林爽文事建功之際雖被奉為中原皇帝的座上賓，而後仍難免於被視為「番亂」的禍源，⁸⁶ 屢屢遭到武力陣壓而致顛沛遷徙，直至大清朝告終仍未見止息；若以此相較於當時之蒙古、西藏、回部各族群所受對待，臺灣的原住民族似又難以與之相提並論。

謝辭：首先感謝兩位審查人惠賜的寶貴意見，使得本文能更加嚴謹，內容鋪陳的邏輯性也有增益。亦需感謝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同仁於民國九十六年與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合辦「百年觀點特展」期間協助選件及辦展工作，本文所刊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相關文獻影像，即為辦理該展覽選出之一部分。最後要感謝撰文期間於全國各大圖書館任職的昔日同窗協助翻檢資料，讓我在研究材料相對匱乏的臺東，仍能如願完成本文。

86 除卻清康、雍、乾三朝不計，僅於道光、同治年間各有番亂1次，光緒前期（二十一年，臺灣割日之前）有番亂30次。詳見黃煥堯，〈清季臺灣番患事件之本質探討〉，頁165-175。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清)不著輯人,《安平縣雜記》,中國方志叢書·臺灣地區第36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
- (清)沈起元,〈治臺灣私議〉,引自《清經世文編選錄》,臺灣文獻叢刊第229種,臺北:大通書局,1984。
- (清)阿桂等纂修,《八旬萬壽盛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60-661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清)郁永河,《裨海紀遊》,中國方志叢書·臺灣地區第46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
- (清)陳壽祺總纂,(清)魏敬中續修,《道光福建通志臺灣府》,中國方志叢書·臺灣地區第36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
- (清)楊廷理,〈東瀛紀事〉,收錄於《明清臺灣檔案彙編》,第參輯第40冊,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2007。
- (清)盧德嘉纂輯,《鳳山縣采訪冊》,中國方志叢書·臺灣地區第33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
- 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合編,《天地會》,北京:中國人民大學,1980-1988。
- 伊能嘉矩原著,《臺灣文化志》(中譯本),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1。
- 洪安全主編,《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1。
- 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明清臺灣檔案彙編》,第參輯第31-40冊,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2007。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輯,《清職貢圖選》,臺北:臺灣銀行,1963。
-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陳金田譯,《日據時期原住民行政志稿 第三編(上卷)》,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7。原為《理蕃誌稿》第三編上卷,臺北:臺灣總督府警察本署,1911。
- 《平臺紀事本末》,臺灣文獻叢刊第7輯,臺北:大通書局,1987。
- 《國朝宮史》,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57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清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1987。
- 《臺灣民番界址圖》,乾隆二十五年(1760)製,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
- 《臺灣地圖》,清乾隆年間繪製,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二、近代論著

王嵩山總編輯，《阿里山鄉志》，嘉義：嘉義縣阿里山鄉公所，2001。

瓦歷斯·諾幹、余光弘撰稿，《臺灣原住民史 泰雅族篇》，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2。

何孟侯主編，《百年觀點——史料中的臺灣·原住民及臺東》，臺東：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2007。

李紹盛，〈臺灣的隘防制度〉，《臺灣文獻》，24卷3期，1973年9月，頁184-201。

柯志明，《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01。

洪麗完，〈清代楠仔仙溪、荖濃溪中游之生、熟番族群關係（1760-1888）：以「撫番租」為中心〉，《臺灣史研究》，14卷3期，2007年9月，頁1-71。

洪麗完，《臺灣中部平埔族：沙轆社與岸裡大社之研究》，臺北：稻鄉出版社，1997。

唐屹主持，《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山胞」族稱正名報告》，南投：臺灣省政府山胞行政局，1994。

徐雨村編著，《臺灣南島民族的社會與文化》，臺東：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2006。

莊吉發，〈故宮檔案與臺灣史研究〉，刊於黃康顯主編，《近代臺灣的社會發展與民族意識》，香港：香港大學，1987。

莊吉發，〈鄉土情·義民心——清代臺灣義民的社會地位與作用〉，《故宮學術季刊》，19卷1期，2001年秋季，頁263-293。

莊吉發，《清史論集（十五）》，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7。

莊吉發，《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87。

莊勝全，〈清康熙朝臺灣印象的轉變〉，《臺灣風物》，56卷3期，2006年9月，頁27-59。

許文雄，〈林爽文事件和臺灣歷史發展〉，《故宮學術季刊》，19卷1期，2001年秋季，頁95-150。

許雪姬，《清代臺灣的綠營》，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

陳柔森主編，《重塑臺灣平埔族圖像》，臺北：原民文化出版社，1999。

陳秋坤，〈平埔族岸裡社潘姓經營地主的崛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期，1991年6月，頁1-35。

馮明珠等，《黎民之初——院藏臺灣原住民圖檔文獻特展導覽手冊》，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6。

黃煥堯，〈清季臺灣番人對地方治安的貢獻：義番及其功能的探討〉，《臺北文獻》，直字第75期，1986年3月，頁131-197。

黃煥堯，〈清季臺灣番患事件之本質探討〉，《臺北文獻》，直字第79期，1987年3月，頁

129-206。

溫振華，《清代東勢地區的土地開墾》，臺北：日知堂文化事業，1992。

葉高樹，《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臺北：稻鄉出版社，2002。

劉錚雲主編，《披荊斬棘：十七世紀後的臺灣》，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3。

潘英，《臺灣平埔族史》，臺北：南天書局，1996。

盧雪燕，〈鏤銅鑄勝——院藏清宮得勝圖版畫〉，《故宮文物月刊》，293期，2007年8月，頁40-51。

簡史朗、曾品滄主編，《水沙連埔社古文書選輯》，臺北：國史館，2002。

Millward, James A. *Beyond the Pass: Economy, Ethnicity, 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 1759-1864*.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Teng, Emma Jinhua. *Taiwan's Imagined Geography: Chinese Colonial Travel Writing and Pictures, 1683-1895*. 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 number 23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4.

Taiwan Indigenes in the Campaign against Lin Shuang-wen during the Qing Period

Ho Meng-hou

National Museum of Prehistory

Abstract

Under the reign of Qing Dynasty, the Campaign against Lin Shuang-wen is one of the largest popular uprisings in Taiwan. The incident broke out and spread to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Taiwan. The affected areas included Hsinchu, Miaoli, Taichung, Changhua, Nantou, Yunlin, Chiayi, Tainan, Kaohsiung and Pingtung of the western Taiwan. The rebels originated from southern Taiwan even stretched out to the east. Taiwan as a whole was affected by the revolt and it took several years for the Qing Dynasty to tranquilize the uprising. This event was a shock to the court. Some heavy weight governors were dispatched to Taiwan to act as supervisors whereas elite troops were also sent to eliminate the war. Despite the emperor was far away in the capital, he had to personally give military instructions, which was clearly documented in the Qing Archives. According to what was defined, the Campaign against Lin Shuang-wen was referred to the clashes between the rulers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Chinese descendents whose forefathers migrated from Fujian Province and Guangdong Province in China. However, the local indigenes in Taiwan were rarely mentioned. This essay is aimed to analyze and explore the role that the aboriginal played in the Campaign against Lin Shuang-wen. The focus will be centered on the attitude that the indigenes took towards the foreign powers in the event and their historical orientation in the event. In addition, as a ruler, how the Qing government recognized and interacted with the indigenes before and after the event will be explored. Through detailed analysis, elaboration and discussion of the historical documentation of the Archives, this paper is purposed to present historical fact that had less received the attention it deserved.

Keywords: Qing Dynasty, Campaign against Lin Shuang-wen, Taiwan Indigenes, Raw savages, cooked savages, portraying the Pacification of the Rebellion of Lin Shuang-wen, Qianlong



圖1 乾隆五十二年繪製《岸裡社番把守之圖》 國立臺灣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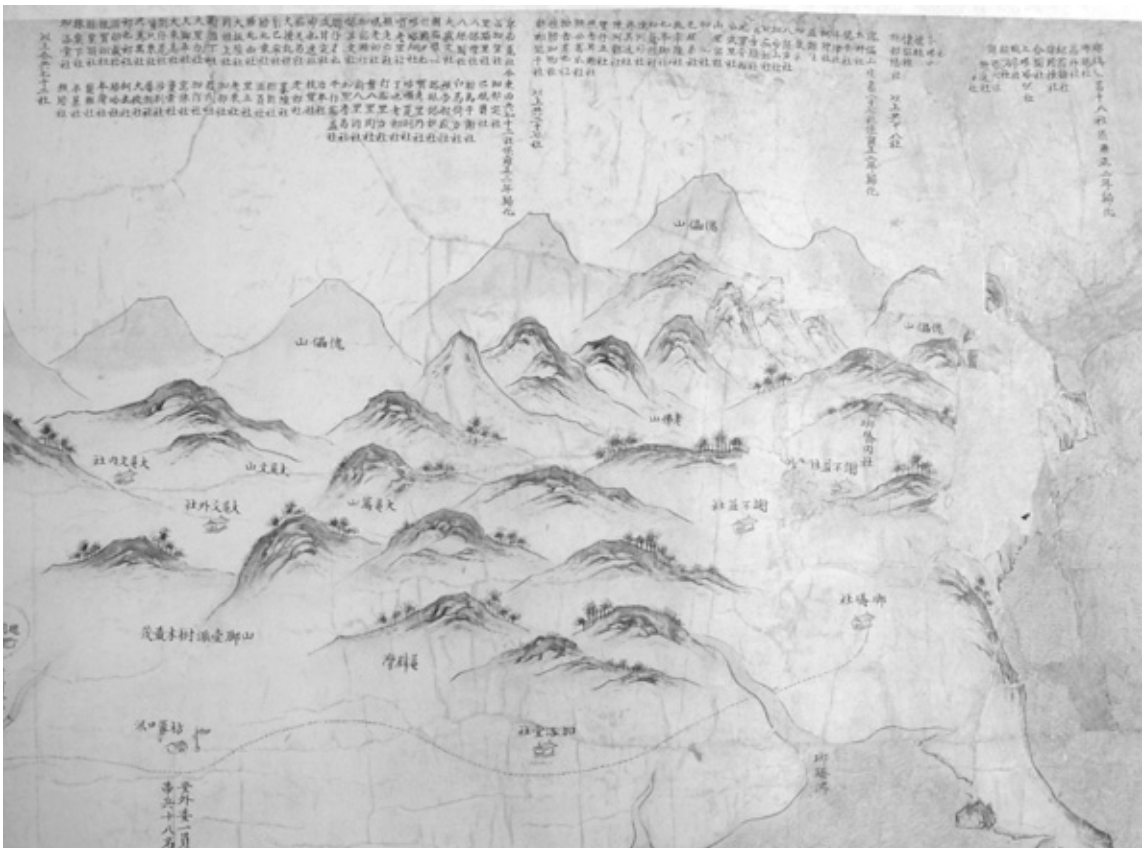


圖2 乾隆二十一至二十四年（1756-1759）繪製《臺灣輿圖》中所標記的臺灣南路鳳山縣歸化生番番社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3 《平定臺灣戰圖》〈老衢崎生擒林爽文〉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3-1 《平定臺灣戰圖》〈老衢崎生擒林爽文〉中左上角描繪的山區原住民



圖3-2 《平定臺灣戰圖》〈老衢崎生擒林爽文〉中左上角描繪的山區原住民



圖3-3 《平定臺灣戰圖》〈老衢崎生擒林爽文〉右上角描繪的山區原住民



圖4 《平定臺灣戰圖》〈大武壠之戰〉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4-1 《平定臺灣戰圖》〈大武壠之戰〉圖左上角描繪的山區原住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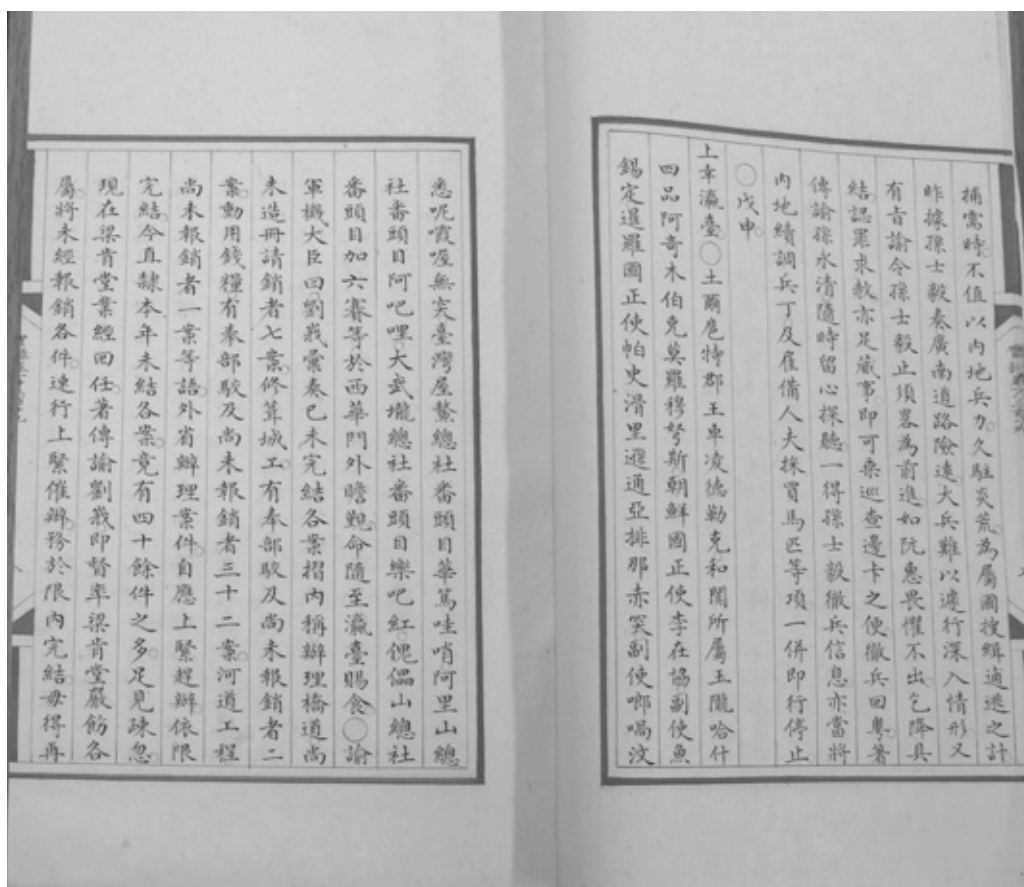


圖5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1319記載進京臺灣原住民頭目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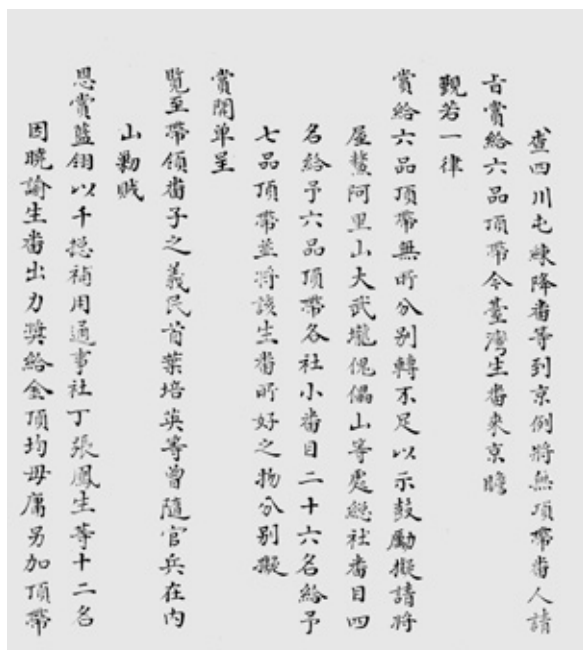


圖6 《方本上諭檔》乾隆五十三年冬檔關於封賞臺灣原住民頭目等有功人員諭旨（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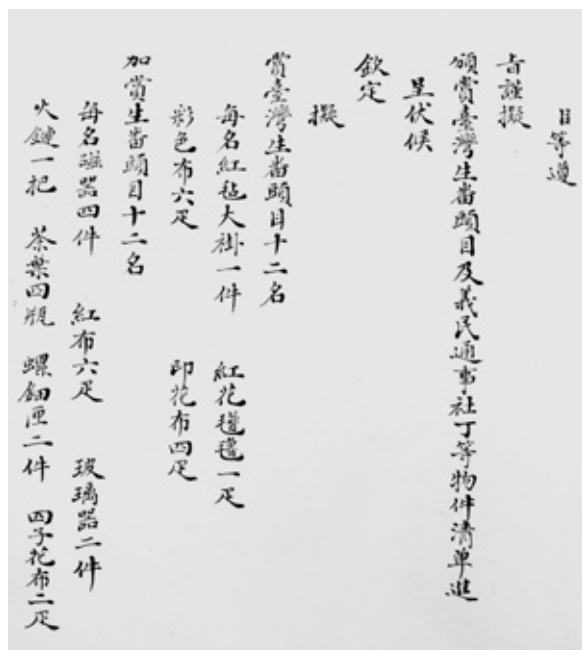


圖7 《方本上諭檔》乾隆五十三年冬檔關於封賞臺灣原住民頭目等有功人員賞物清單（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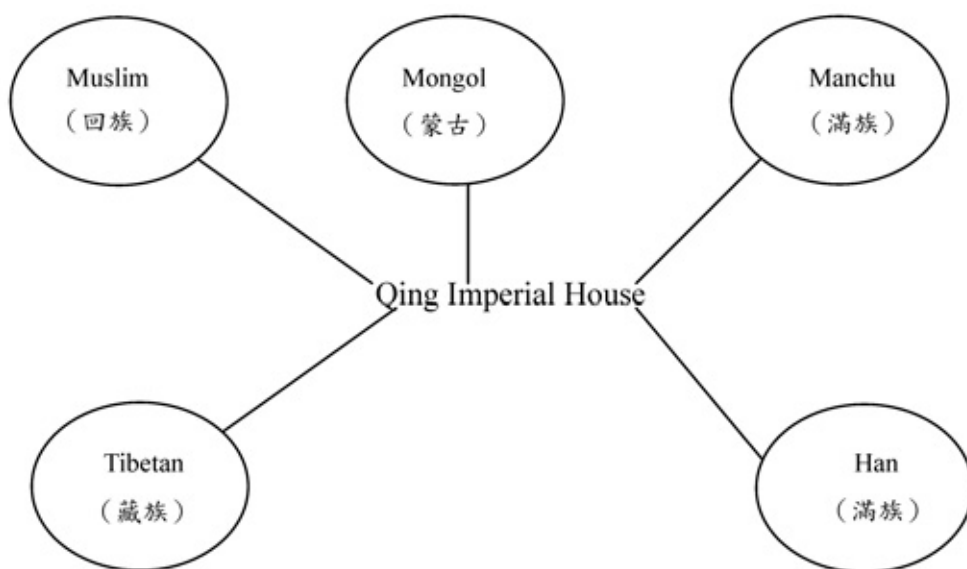


圖8 乾隆皇帝所認知的帝國架構（乾隆朝中期） 引自James A. Millward, *Beyond the Pass: Economy, Ethnicity, 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 1759-1864*, p. 2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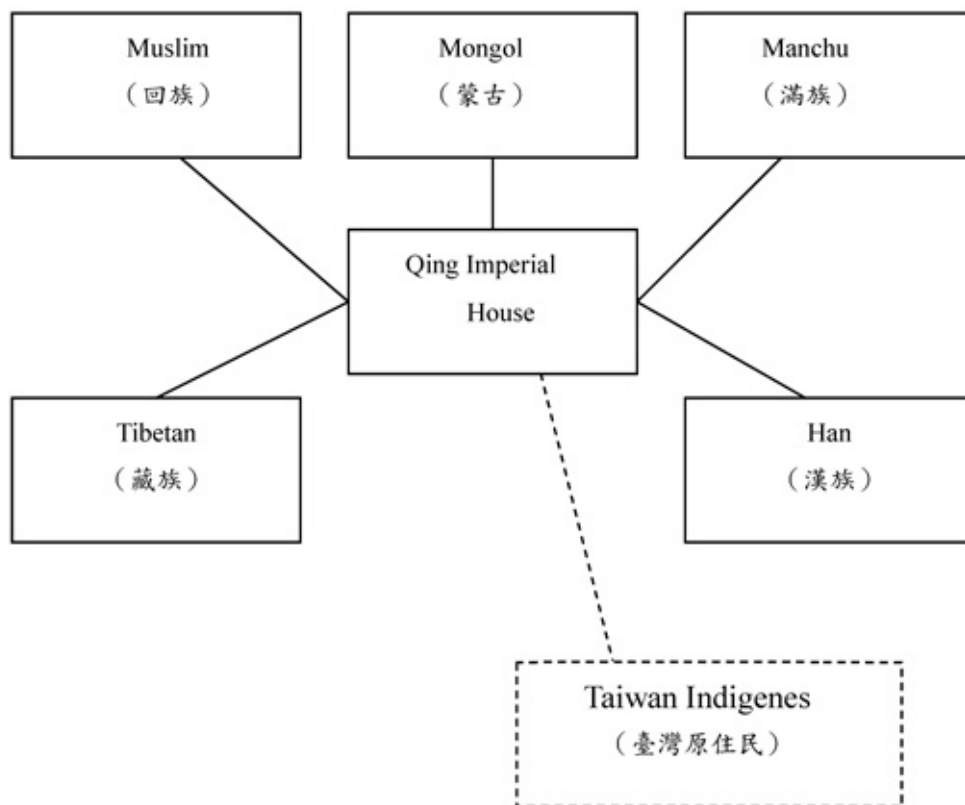


圖9 據前圖所增補的大清帝國認知架構 引自Emma Jinhua Teng, *Taiwan's Imagined Geography: Chinese Colonial Travel Writing and Pictures, 1683-1895*, p. 239.

